

策 划 黎小江

责任编辑 余正平

责任校对 蚁燕娟

封面设计 流 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文本到彼岸/艾晓明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1998.12 (红豆书系)

ISBN 7-80592-904-1

I. 从… II. 艾…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0979 号

书 名 从文本到彼岸

著 者 艾晓明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邮编: 510045)

印 刷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西湖路 51 号)

规 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1.875 印
张 2 插页 277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92-904-1/C·63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 序

承近代启蒙之余绪，开当代改革之新潮，20年来，岭南再获历史机遇，经济增长，社会变异，在20世纪末以崭新的风姿崛起于华夏神州。无论是由于古代的交通阻隔和数度独立而形成的不完全等同于中原腹地的文化形态，还是由于改革先行而显现的新的生活观念与思维风格，总之，当代岭南确实有一套地方特色比较明显的文化相貌。无疑，在仍存在话语霸权的目前，岭南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但它确实敏感于历史变动的意向，率先萌生出一些新的文化意识，有力地策援了当代的社会转换。如果多元化是历史意趋，那么中国也应消解中心；如果全球化已成现实，那么，地方性格也应包容世界意义。在此过程中，岭南理应大有可为。

在广州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组织了这套“红豆书系”；意在追述岭南传统，评议广东现实，表达人文学者的社会理想与公共关怀。“书系”的作者，有对岭南体会甚深的老广州，更多的是成长于异域他乡的学者。“不辞长作岭南人”，是北宋诗人苏东坡的自慰；“无端来作岭南人”，是当代学者陈寅恪的自遣。身为岭南的“新客家”，我们触摸到岭南的日新月异，也感受到自己的表达欲望。不同背景的差异感或可补偿对岭南经验的不足，基

于学术研究和社会评论的自由写作肯定有助于岭南文化研究的深化。无论是纵横激扬的议论还是坦诚认真的检讨，我们都期待岭南经济发展的成就能够转化为文化繁荣的动力，数说传统的自豪能够扩展今日的思维空间，得意于现状的欢欣能够升华为自我批判的坦率。我们谈论的是地方文化，但指向的是现代文化活动的主题；我们不是岭南文化的研究专家，但真诚地以自己微薄的努力促进岭南的文化盛世。

90年代以来，地域文化研究在全国甚为热闹，“红豆书系”希望更具现代视野、自由精神和批评性格；广州诞生了多种学术思想丛书，“红豆书系”意在拥有具体明确的视角和范围。这一工作刚刚开始，期待着更多学者的支持和参与。

南国红豆，香远溢清。

1998年12月20日



目录

阅读的快乐	1
-------------	---

◇◇◇ 第一辑 香港故事 ◇◇◇

张爱玲的香港传奇	13
乱世悲歌	24
赤地之恋	31
《穷巷》与《酒店》	39
香港的流浪汉小说	41
“江湖行尽风萧萧”	48
非乡村的乡土文学	56
遥望家国	63
文学酒徒	68



香港，作为小说的主人公	73
“天佑我城”	77
故乡和成长的记忆	82
也斯的文化小说	88
读钟玲玲的《爱人》	93
艰难的爱	97
情感岁月 山河之思	103
回溯青春之旅	107
收拾抽屉里的心情	112
哀乐恩仇	115
香港供谁来爱	120
董启章的新小说	124
想象的版图	127
扬眉女子	133

◇◇◇ 第二辑 实验文本 ◇◇◇

都市空间与也斯小说	141
西西说画	169
看图讲故事	184
地毯如何变成飞毡	193
欲望映像	207
丛林和城市的寓言	218

第三辑 文化广角

寻觅身份与位置	233
香港文化的多层次透视	241
写在家国之外	247
追忆香港故事	253
舞蹈家与文学家话说城市	257
游离香港	262
手上的博物馆	267
诗与食	274
网上逛书店	278
评论家的资讯视野	282
惊喜与遗憾	287
香港戏迷	292

第四辑 广州笔记

个人状况	299
照片里的刺点	307
老图新看	311
照片的独立话语	316
消逝的照片	321
今夏粤版书	324

初读萨德	328
向王尔德致意	333
求真意志	339
重读《哈扎尔辞典》	347
迷宫叙述	355
寻梦者的疆土	359
后记	363
附录	367



阅读的快乐

我最近在英语培训中心学英语，老师常常给些话题让大家用英语发言。有一个题目是：如果你可以重新选择你的一生，你会选择什么？老师用的是 career 这个词，大家知道，这主要指的是职业、事业。

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是各系的中青年教授、博士，大家的英文可以阅读专业文献，但一张嘴就跑调，所以都积极参加强化训练，发言也很踊跃。我一听，想改行的不少，搞管理的要去干摄影，学航天的要去搞旅游，做工程的想当画家，研究能源的甚至要上山去修行。当然还有不少人和我想的一样：第一，咱们要学外语——省得学了二十年现在还坐在这里当学生；第二，要学电脑——这没说的，全世界都正发着电脑热；第三，还是干本行，而我的本行就是文学。

在我现在这样的年龄，经过多年教学和写作，我确切地知道，这是我喜爱的生活和工作，这是我的事业。原因在于，这个工作是以阅读文学作品为主的，我热爱阅读。

几天以前，有两位台湾姑娘来访，其中一位要报考中



文专业的研究生，所以希望和导师见面。在我们的谈话中，她问起我的经历。她说：你在“文革”中连高中也没上，后来读了博士，是不是你特别有奋斗精神？

我肯定地说：不是，在我这辈当过知青的一代人中，有奋斗精神的可太多了！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只不过回头看去，那种无穷之乐十足呆傻，是白痴之乐。我后来之所以有机会念硕士、博士，并不是因为我特别能奋斗，只是因为70年代末我还年轻，我还有机会。而对于10年前就准备上大学的那些老三届来说，他们生命中的青春期已经过去了。

说到青春被耽误的10年，我内心有一种发狂的冲动：谁说失去的10年是可以补回来的？一个人害了10年大病，他能从何处把时间找补回来？一个人饥饿了10年，他的健康怎能保持常态？我现在对我当年的处境比身临其境时要恐惧得多，当年我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在我生活的环境里已经没有任何书可看，除了“雄文四卷”，就是小红书：“老三篇”、《毛主席诗词》和毛语录。在那样的年月，除了背这些东西，除了跟着报纸社论去打倒一切、横扫一切，还能干什么？

在那样的日子，有一天，在我家的平台上，看见楼下平台上有一个青年老师，他坐在那里读一本厚厚的书。这本书，比“雄文四卷”中的任何一本都厚，并且也要大一些。我就像后来卡尔维诺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里的作家一样，望着山谷里一位聚精会神的读者，不断地观察那个人阅读的情景：他的专注，他的会心一笑，他偶然把书按在凳子上离开一会儿，他返回时再拿起书本，他手里端着一碗饭，眼睛也盯着凳子上的书……我心如火燎地猜测着：他手里拿着的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呢？我

能编造出什么样的理由，使我可以跨越我们之间一切障碍——年龄、陌生感、性别、他注定会有的对一个牛鬼蛇神的孩子的偏见——向他提出问题：你在看一本什么书？它真的很有趣吗？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能把它借给我看看吗？哪怕只看一小会儿？这些问题折磨着我，简直不能忍受。就像卡尔维诺小说里的严肃作家和畅销书作家面对山谷里那位聚精会神的读者那样，他们不能忍受的是：她正在读的书不是自己的。我不能忍受的与他们只有一点区别：那自己的书，对他们来说是自己写的书；而在我的十三四岁，我需要属于自己的书。但是我不知道，在这场革命中，我如何能够进入一个书本的世界，而在当时的中国，写书的作家一个接一个地遭到毁灭。

“文革”什么的，现在说起来恍如隔世。我现在拥有自己的书房，自己的藏书；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喜剧，我不仅有不同的中文译本，还有英文版的合集及为教学出版的英文注释本。每次我到图书城去，都觉得现在的求知环境比较过去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这正是我年轻时所梦想的。但是还有别的问题，我说的是阅读方法。我每年都指导十多个学生的阅读和写作，在每个学生写作练习的初期，我们要花好多时间来讨论：如何阅读一部文学作品？这些学生从中学进入大学不久，他们习惯了那种归纳主题的方法；他们读完一部世界名著，想到的问题往往是，这部作品表现了什么思想，体现了作家的什么态度，三五个思想意义、创作意图之类的概念就把作品打发了。然后他们的问题是：这个《源氏物语》，有什么好看的？这个博尔赫斯，我怎么没感觉呢？

在解决这些问题前，我通常会推荐他们读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纳博科夫是一位多才多产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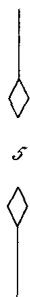
在小说《洛丽塔》使他致富之前，他也在大学教文学课。我的博士专业原本是中国现代文学，为了享受阅读，这些年我自动转行去上外国文学课。我的小说家朋友王小波送给我这本《文学讲稿》，他说应该像这样来上课。记得他不动声色地复述了里面的一个故事，听明白后我没法不笑。纳博科夫的得意门生在发下来的考试卷中找不到自己的那份，最后不得不找到老师面前，老师变戏法一样取出她得了97分的卷子说：我想看看天才长得是什么样。

上面讲的是天才老师的一个恶作剧，但愿我们遇上这样的天才老师。我看了纳博科夫出的一些考试题，关于《包法利夫人》的共有18个，其中有这样一些：讨论福楼拜对“以及”（and）这个词的使用；爱玛读过什么书，最少举出四部作品及其作者；描述爱玛的眼睛、双手、阳伞、发型、衣着以及鞋。

老实说，《包法利夫人》我是看了，这些题目我可全都答不上来，除非带着这些问题再读它，且至少读5遍。这些题目有点像网络上的金庸俱乐部出的考题：黄蓉如何将豆腐制成“二十四桥明月夜”？萧峰一招“见龙在田”拍击慕容复之判官笔，慕容复以何种钩法应对？假如让他们出题招博士，恐怕我也是考不上的。

但是，对于真正的好书，如果不是这样阅读，又如何能体会文学想象的妙趣呢？在《文学讲稿》这本书上，有朋友读时划下铅笔线的地方，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这段话是学生从纳博科夫这门课上学到的主要教义。

在这本书中，纳博科夫讲到如何做一个优秀的文学读者，他说到一个最重要的方法，那就是阅读细节。细节的阅读是如此重要，这对我改进教学和研究，是一个极大的



启发。因为我本人是在概念性阅读的氛围中长大的，即使在 80 年代走上文学研究之途，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是囿于意识形态分析的框架。在文学不高明的国度，面对不高明的文学作品，这种思路也许是难免的，但在接受真正的艺术作品时，它也是障碍，它找不到对艺术的感觉，不得其门而入。正如纳博科夫所说：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当注意和欣赏细节。如果书里明朗的细节都被一一品味理解了之后，再做出某种朦胧暗淡的概括，这倒也无可非议。但是，谁要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思想来看书，那么第一步就走错了，而且只能越走越偏，再也无法看懂这部书了。拿《包法利夫人》来说吧：如果翻开小说只想到这是一部“谴责资产阶级”的作品，那就太扫兴，也太对不起作者了。我们应当时刻记住：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这个新天地，研究得越周密越好。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件同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崭新的东西来对待。我们只有仔细了解了这个新天地之后，才能来研究它跟其他世界以及其他知识领域之间的联系。

所以纳博科夫认为，要做一个优秀读者，并不是一定要参加一个读书会，或者与书中主人公认同，或者是自己也写东西，而是须有想像力，须有记性，手头应有一本字典，须有一定的艺术感。这个艺术感，纳博科夫说他自己也要不断培养。他还有一句妙语，朋友在下面也划了一道铅笔线：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为了领略其中的艺术魅力，他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用脑筋，

“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大家能想到，脊椎骨里有很多神经末梢，它感知愉悦，为快感颤栗。

实际上有一些优秀的作家，他们首先就是优秀的读者。我喜欢香港作家西西，她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善于阅读，她有她的技巧和方法。她患上乳癌，到医院去做手术时，还带了四本《包法利夫人》摊在病床上读。这四本书中，有一本法文原著，一本英译本，两本中文译本。首先她注意到，法文原著中有一百多个斜体字。为什么呢？她说：福楼拜的用意在悄悄转移叙述者的角色，不靠标点符号来明写。通过比较她发现，英译者对斜体字完全不顾，辜负了福楼拜的苦心。而中译甲本比英译本稍好一点，译者注意到了斜体字的存在，用引号来处理，但却没有对所有的斜体字都加引号。中译乙本最好，凡斜体字都在字底加标点，拉丁文用原文，另外附注解。由于这样细致的阅读，她能够品味出不同译本在传达福楼拜叙述艺术时达到的水准。

我在所有的文学大师那里都发现他们对阅读的痴迷。博尔赫斯失明后仍继续购书，他得到一套1966年版的百科全书，书中的潇洒字体、地图和插图他都不能看到，他说他能感觉到这部书，因为它在他的屋子里使他感到幸福。他对书的热爱令我激动。卡夫卡说他要从头到尾朗诵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他用命令口气对他所爱的姑娘菲利斯说：你要立刻开始阅读福楼拜。普鲁斯特说他热爱英国作家，读《弗罗斯河上的磨房》的头一两页他就泪流满面。这令我还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作品能使一些人感动，另一些人却无动于衷？固然，人的感受性有差异，但是，对于教育者来说，我们需要做的不正是缩小这个差异，培养对文学艺术的感受能力吗？



7



阅读的快乐

我从作家的阅读里学到阅读的方法。昆德拉谈到卡夫卡，他注意到，卡夫卡写他的中篇《审判》只用了一夜，没有中断，也就是说用一种非凡的速度，任想象所裹挟。这反映在卡夫卡作品的句法特点上，文中几乎不存在冒号，句号也经常没有。文章分为很少的段落，不强调逻辑性。这在卡夫卡的风格中是实质性的，它同时是对德文“优美风格”的破坏。卡夫卡曾说他的书应该用很大的字体印出，但今天的人们却把这当作一种任性。昆德拉说卡夫卡的愿望有充分的合理性，这是为了一个无休止的段落更具可读性，读者可以停下来，品味句子的美感。昆德拉是在查看了卡夫卡的手稿，对照了法文、德文的不同版本后谈到这些的。可恐怖的正在于，那些不懂艺术的编者和译者，他们给卡夫卡的小说强加了标点符号和分段，让他的无休止的段落可怜地出现在袖珍版上，补充了他决定取消的文字……

我想，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读者存在，卡夫卡的审美意愿才得到尊重和维护。这样的读者，使卡夫卡作为艺术家的独特性不至于被掩饰、被篡改；使他的遗嘱永远成为一种警世之声，激励后世的艺术家尽职尽责，继续文学创造的使命。实际上，在这位作家生前，他的知音是多么少啊。我讲这样的故事是要说，我们多么需要细致地阅读作品，那些艺术家倾其一生孕育的作品。如果不是这样的小心翼翼，我们还是离叫做艺术的东西远一点吧，我们不配做它们的读者。的确，艺术家的知音从来就是非常少的，凡高是一个更极端的例证，只有他的母亲为他生了一个知音——亲爱的提奥。要等到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直到回应他们的人出世了，他们重生在未来的世代。

不仅如此，而且，遭遇了这样的阅读，他们被后人辨



认出从来不是孤独的存在。博尔赫斯因为卡夫卡而重新发现自己的小说——和卡夫卡的故事如此接近，他还发现一位爱尔兰剧作家的短篇，像《城堡》一样，主人公永远不能到达目的地。他因此感到，作家的劳动不仅改变过去，而且改变未来。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是说，因为卡夫卡的发明，他令他生前死后其他人的探索得以彰显。他们在各自的梦境里做了相同的事，就像我这本书里谈到的《哈扎尔词典》中捕梦者教派一样。

沉浸在这样的阅读里，从故事、语词、标点符号、字体……发现一种文学奥秘以及它的流传，是多么有意思啊。文学的道路已经有很多人在走了，我们有许多作品需要阅读，问题是在当代鲜有人愿意做一个沉默的读者，却都急于做呼哨的作者。而我欣赏的是，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有轻言细语的甚至是沉默的交流，我欣赏对艺术形式无止境的追求；我期望阅读和写作都能达到精确和完美的程度。从另一方面来说，像了解自然科学的学科一样，文学阅读也需要学习，我们首先要学习如何阅读。

我看如今流行的出版物，许多都还是在说是非的阶段——说是非当然也是建立理性的需要。然而，需要的不仅是通用于一般社会生活中的理性，还需要在专业领域里的理性。例如，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理性就是需要我们有语言、文字的一系列专业水准的极其细腻、极其精致的感觉、表达和批评。这一切就是所谓美。这个美，其实是多么难以言喻的东西啊。如果文学艺术不是需要一生来学习，它就不成其为一种事业；如果文章不需要改到作者所有的心力都已用尽，写作就不值得追求；如果不是这样的作品，阅读它也就不值得。

《从文本到彼岸》就是展示我自己阅读过程的一本书。

大部分出于研究需要，也有一些出于内心兴趣。

我很想掩饰它的学术性，但其中必不可少的注释确实是为我的学术同行保留的。但是，我的这篇前言却是为普通读者写的。我相信，文学阅读是每一个人正常的内心需要，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此人说我不读文学。对于普通读者，我指的是，那些非文学专业的仅仅是对文学有兴趣的人，我希望这本书变成关于一个人几年间如何阅读文学作品的大故事。读者对我的方法也许有些怀疑，又有些共鸣；或者，他根本不管作者提供什么结论，只是像卡尔维诺小说里的那位女读者柳德米拉那样想：

我现在最想看的小说是那种只管叙事的小说，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并不想强加给你某种世界观，仅仅让你看到故事展开的曲折过程，就像看到一棵树的生长，看到它枝叶纵横交错……

仅有这样的愿望就够了。我愿意把这本书献给所有像柳德米拉那样的读者。

1998年12月7日

